

幸福

不在于判断的标准

不在于生活的宏观与微观

真正决定的是

你是否坚信

这就是幸福

紫荆花开

敏儿故事◎著
ZI JING HUA KAI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紫荆花开

敏儿故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紫荆花开 / 敏儿故事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43-3345-9

I. ①紫… II. ①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5041 号

作 者: 敏儿故事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345-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目录

001/	一、肖雪初到滨海 (1)
012/	二、肖雪初到滨海 (2)
021/	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29/	四、先结婚
039/	五、初见公婆面 (1)
043/	六、初见公婆面 (2)
050/	七、后恋爱 (1)
056/	八、后恋爱 (2)
065/	九、后恋爱 (3)
073/	十、家庭教师 (1)

082/	十一、家庭教师 (2)
094/	十二、剽悍的肖雪老师
100/	十三、迎接太阳 (1)
107/	十四、迎接太阳 (2)
118/	十五、林小军的春天
125/	十六、感觉不可依靠 (1)
135/	十七、感觉不可依靠 (2)
144/	十八、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56/	十九、老天爷，你能奈我何？
158/	二十、开了家面包店



- 169/ 二十一、卷入了是非之中
179/ 二十二、要下基层
182/ 二十三、一场虚惊
193/ 二十四、远航
202/ 二十五、又下海了
209/ 二十六、天降大祸
225/ 二十七、美丽的苏珊
238/ 二十八、弱女子、小女子是他的软肋
250/ 二十九、没那么好欺负了
261/ 三十、那就冷战吧
-

- 273/ 三十一、其实，我也挺爱我自己
285/ 三十二、《夫妻守则》
294/ 三十三、捍卫主权

一、肖雪初到滨海（1）

“何干事，电报！”何奈伸出头去。

楼下草坪上，政治处薛大姐笑嘻嘻的，手里扬着一份电报。薛大姐是部队随军家属，安置在政治处当职工，负责一些闲杂事务，是个热心肠的大姐，和所有中年妇女一样，对何奈这类尚未处对象尚未成家的年轻人的婚事有着天然的热情。看薛大姐脸上的笑容可知，那电报一定跟某个姑娘有关。

是肖雪。说是已到武汉，明天到达滨海。何奈看看日期，就是今天哦！

拿着电报，何奈感觉这姑娘似乎有些蛮撞，在近期的通信中从未说过有来滨海的计划，却“嘭”地一下人就到了。时机也似乎不对，正值年底，部队年终总结，政治处的事多得要命。处里电脑坏了，何奈原本到下面车间用车间的电脑打资料，正巧赶上停电，刚刚回到宿舍，这才碰上薛大姐送电报，否则也联系不上自己。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还不知手机为何物呢！

看看手表，接站的时间也快到了，何奈只得先将工作上的事暂时放到脑后，先到管理科要个车，把人接来再说吧。

坐在那辆还算干净的吉普车上驶出军工厂大门时，想起刚才在管理科的对话，何奈自己也感觉有些好笑。

管理科陈科长山东人，说话高声大嗓，本来正为今天要出车的任务多而有些烦躁，推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政治处何干事来要车，对这个政委



跟前的红人，陈科长倒也不想得罪，爽快地派了车，但同时也大声嚷了句：

“接什么人啊，小何？是老婆不？”

何奈应了一句：“可能是吧！”一屋子的人“哄”一声笑了。有人不忘夸一句：“何干事还真是幽默嘿。”

其实，直到坐在通往火车站的吉普车上时，何奈的心思才真的集中到了接肖雪这件事上来。这心思一集中，何干事就迅速发现了问题：

一、中午吃过午饭的饭盒好像还在宿舍的桌子上没洗呢，待会儿人家姑娘到房间了，会不会觉得自己邋遢呢？二、何奈记得他与肖雪在通信中彼此交换过一次照片。肖雪的是一张全身远景照，一条白色连衣裙，整个人看上去清爽秀气。但面部呢？何奈当时几乎想拿个放大镜看看，估计也看不清楚。可就是这么一张参考性的照片，何奈急急忙忙出发，也忘了带来。

这些问题在何奈脑子中当然都是一闪而过，按照何奈的惯例，是发现问题后迅速找到应对解决的方法，可这两个问题却让此刻已坐在车上的何奈没办法解决。于是何奈也就心一横，罢了罢了，看缘分吧！是你的就是你的。

在火车站广场上站了一会儿，肖雪乘坐的火车进站了，陆陆续续有旅客出来。何奈灵光一闪，从军装口袋里找到钢笔和一张白纸，大书两字“肖雪”，举过头顶。刚开始何奈还有几分紧张，可随着出站的旅客越来越多，何奈东张西望，一时似乎忘了自己站在这儿的主题。

“你好！”清脆的声音，何奈回过头，一个年轻姑娘站在自己面前，眼神似乎刚从何奈头顶上的那张纸上收回来。

何奈有点发愣，小姑娘看上去太年轻，一点儿不像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倒像个十七八岁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而且干干净净，不像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刚刚下车的人。那份干净，不仅是外表的整洁，而是整个人神采奕奕无一丝疲惫，从里而外透出的健康青春，纯净清爽的气息。

何奈凝视着眼前这个头发闪亮，刘海齐齐的姑娘，没有以前见到姑娘时的紧张拘谨，反而有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

他接过肖雪手中的行李，道：“你是到滨海出差还是来玩的？”

肖雪看着他笑笑。他又道：“这几天你就听我的安排，好不好？”

肖雪笑盈盈地点头，说：“好。”

何奈领着肖雪向吉普车走去。不再是那种无所谓甚至有些心不在焉的状态，他下意识地抬头挺胸，气宇轩昂地走在肖雪前面。心里一个美滋滋的念头：“这就是我的老婆。”

肖雪的滨海之行，令何奈感到突然。其实对肖雪自己而言，那也是一次意外之举。

学校派肖雪去武汉参加省教委举办的新教材教学方法培训，三天的培训结束以后，肖雪去火车站买返程的火车票，在售票窗口前，一抬头，看见上面写着“武汉—滨海（直达，普快）”。

一个念头瞬间在肖雪脑海中冒出来。

她大睁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热诚地望着窗口内那面无表情的售票员：“武汉到滨海要多长时间啊？”

“25个钟头。”

“啊？这么慢啊？有特快吗？”

“嫌慢你就坐飞机撒！”售票员硬邦邦地扔出一句。

武汉的售票员和售货员的脾气相信大家都是领教过的撒。

拿着去滨海的火车票走出售票大厅，迎面的寒风让肖雪清醒了不少。

那是12月，正是隆冬季节，广场上一片灰扑扑，一排排大树落光了叶子，萧瑟地立在路边。这个景像跟两天后肖雪所见到的南国风光可是相差太远。

后来肖雪定居在滨海的军营中，在一个流传营区的笑话中也曾听说过北方那些落光了树叶的大树。话说一个滨海籍的军官，在一次冬季去北方出差归来之后，逢人便感叹：“今年的冬天可真冷啊！北京的树都给冻死啦！”听到这个笑话时肖雪笑得真是开心，但那是后话。

现在，拿着车票站在广场上那些“给冻死”了的树旁的肖雪可是打起了退堂鼓。

她突然觉得自己打算去滨海的计划有些唐突。

可有些事情缘分就是那么奇特，就在肖雪几乎决定去退票时，一个老大爷拉着人力三轮车，湖北人称为“麻木”的，来到肖雪身边。

老大爷招揽生意地问肖雪：“姑娘伢要去哪里啊？”



老大爷原意大概是问肖雪现在要去哪里办事，可肖雪却回答了自己即将开始的旅程目的地：“去滨海。”

“滨海好呀，海滨城市，干净！冬天还暖和，春暖花开的。”老大爷似乎见多识广。

又问一句：“去干什么？看男朋友啊？”

肖雪居然点点头，其实那只是刚刚通信三个月的笔友而已。

“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呀？”老大爷像个查户口的。

难得的是，肖雪一路配合：“是个海军。”

“海军好啊！”老大爷更是大加赞扬。

一连几个“好啊！”让肖雪下定了决心，直接坐上大爷的“麻木”，去了邮局发电报。

后来，何奈多次说要去武汉找到那位大爷，感谢他，用何奈的话说，那就是月下老人派来专门给他送媳妇的。

坐在火车上一路南行，肖雪的心里充满了新奇。肖雪从小读书到上大学、工作，都没走出过湖北，对于南国沿海城市只是从书本上有所了解，知道祖国地大物博，南北相距甚广，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相差甚远，但这毕竟只是来自书本的抽象知识。

现在一天之内从阴冷的寒冬一脚跨入繁花似锦，春暖花开之中，对于没有读破万卷更没有行过万里，刚刚从一个校门进入另一个校门的小丫头肖雪，那份新奇与欢喜是可想而知的。

肖雪大学时所读的师大外语系号称美女如云，就在这如云的美女之中，肖雪是最惹眼的那一个。系里男生送外号“肖老大”，意思是艳压群芳，堪称老大。据说当时给肖雪写过情书，明里暗里的追求者，得以连为单位计，虽然大家也并不确切地知道一个连究竟有多少人。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最为大张旗鼓，当时也最为肖雪讨厌，但在婚后每每与何奈发生争吵而被肖雪提起，对之进行口头表扬和口头思念最多的人叫作余志成。

那是一个武汉本地男孩，有着本地人惯有的优越感和自以为是，在当年的师大校园中似乎是个风云人物，也跟当年那些校园中所有的风云人物

一样，酷爱踢足球，一年四季似乎都是一双运动鞋，腿上套着几乎到膝盖的横条纹的足球袜。

他最经典的形象就是一身泥一身汗地在足球场上狂奔，四周是红着脸尖声叫喊着“余志成，射！”的疯狂的姑娘们；他若不在足球场上狂奔，就在校园里四处闲逛，自以为潇洒地背一把吉他，或者极为耍酷地在手指上旋转着一个脏兮兮的足球。而不变的是他汗毛发达的腿上的足球袜和身后那一帮同样自以为潇洒、帅到不行的死党。这帮人在校园里横冲直撞，用“个婊子养的”称呼别人和互相称呼。

当年有人说：“痞子搞文艺，流氓搞体育。”而余志成似乎是痞子和流氓的完美结合体，引得师大无数美女甘愿拜倒在他的足球袜下。而余志成则无视一众崇拜者，在见到肖雪的第一眼起，决定发起进攻。

他的追求方式颇有特色，每周两次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挎包，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两件运动服，下面是几个蜜橘，几个苹果，几个梨，几块饼干，几块糖，总之都有好吃的。由死党成员送至肖雪所在的 308 宿舍或由 308 宿舍的女孩转交给肖雪，曰：“余志成同学，为了系里的荣誉苦练足球，请肖雪姑娘帮忙洗洗衣服，也是集体荣誉感的表现。”肖雪姑娘，这个在高中老同学们来信中通常被称呼为“肖家唯一的小姐”，也经常被老同学们操心“你能自己洗干净衣服吗”的富有集体荣誉感的姑娘，也就老老实实地帮余志成把衣服洗干净，而挎包里的美食，每次也总在挎包交给肖雪之前被宿舍的姑娘们一抢而光。男生宿舍里开始流传着余志成狂妄的名言：“洗衣服，洗衣服，时间一长，不就是媳妇了嘛！”大有志在必得，不惜霸王硬上弓的味道。

肖雪知道这一名言和与此相关的一些轶事，是在 308 宿舍某次深夜的卧谈会中。当天肖雪早已入睡，其他的姑娘们在确证肖雪已睡沉之后才开始谈起这一话题，当然各人的语气那是各有千秋，羡慕的，妒忌的，爱恨交织的，但是气氛总体还是欢乐的。突然听见肖雪的声音：“你们在说哪个？好无聊！”嘈杂欢快的聊天瞬间变得鸦雀无声，片刻之后，更欢乐的声音响起：“肖老大，你真是的，早就醒了呀？”

唉，一个女人相当于 500 只鸭子，女孩也不例外。在这 3500 只鸭子的聒噪声中，要不被吵醒，那也太难了吧？



这次卧谈会的直接后果是肖雪从此罢当洗衣妇，扬言谁拿回来的谁洗。当然很多姑娘是很乐意从事这一工作的，无奈那“痞子加流氓”的余志成还真是想着“有志者事竟成”。没有给那些摩拳擦掌想要当余氏洗衣妇的姑娘们提供太多机会，就果断地放弃了挎包送衣服加零食的行动，转而采取其他或许有用的战术。

余志成的战术五花八门，好多事迹成为系里乃至整个师大的美谈。其中最为著名，最后演变为全民娱乐事件的是曾经有一周的时间，将他的“炸药”乐队搬到女生楼前的草坪上，抱着吉他唱情歌，硬是把当年的流行歌曲唱了个遍。

起初，余志成痴心的举动令那些暗恋或明恋余“拐子”（这也是湖北人称呼老大的一种方式）的女生们悲愤交加。无奈流行歌曲的力量实在强大，当年出来一首流行歌曲，那可真叫作席卷大江南北无孔不入，想不学会都难。所以到最后，余志成的个人演唱变成了大合唱，真正是你在那边唱我们在这边和，连余志成的那些迷恋者们，最后也自暴自弃地沦为欢乐的合唱者。

这次行动最大的贡献是改编了一首著名的歌曲，从而使师大的男生一改在武汉高校的娘炮形象，变得阳刚，从此扬眉吐气起来。当时余志成领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不知是谁最先开始，反正后来合唱者们齐声唱成了：“骚动的心，还没有平息，花痴的我，一定有缘，和你相依。”女生楼前真正成了歌的海洋，欢声笑语的海洋，连那最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宿管阿姨也咧开了嘴呵呵地乐呢！

余志成的动静闹得太大，有一天被辅导员约了谈心。话说这辅导员，是从师大毕业留校的师兄，比余志成们大不了几岁，虽然也还是一块嫩姜，可这姜比余志成们还是稍微老辣一点。

辅导员在见到肖雪之后，通过多次谈心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查访宿舍以保证学生安全等高尚敬业的行为之后，从中感觉到这个肤白如雪唇红如玫瑰的小师妹并不像外表那么柔弱，好支配，因此暂时按捺下自己那颗驿动的心，以免它不幸陷入骚动，从而丢了师道尊严。

余志成这几年的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早已被大师兄尽收眼底。经过

观察与思考，觉得是时候找余志成谈谈心，打探打探，寻思着能踏着余志成的肩膀，登上胜利的巅峰。大师兄在吸收了余志成的血的教训之后，总结经验，摸索出了新的战术并在自身荷尔蒙的驱动之下，最终毅然地抛弃师道尊严将自己的战术付诸实行。至于效果嘛，从肖雪成为何政委的家属这一结果来看，大师兄也并非骁勇善战之人。

虽说大师兄并没有成为那个站在胜利的巅峰上接受余志成们膜拜的对象，但大师兄的打探之举却让当时因为“屡战屡败”而消停了好一段时间的余志成重新燃起了“屡败屡战”的雄心，更何况他认为大师兄的打探给了他一个与肖雪正面交锋的理由。

于是在这天饭后，余志成率领一众死党来到无比熟悉的女生宿舍楼。平日里以严肃面孔示于女生的宿管阿姨见到余志成们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本来嘛，大学校园女生楼的宿管阿姨们，多半是见到男生像见到自己的儿子，见到女生像见到自己的儿媳妇一样。更何况，多年来，余志成与阿姨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一天，余志成畅通无阻气焰嚣张地来到308宿舍门口。门关着，余志成举手敲门，里面如愿响起的是肖雪的声音：“哪个？”这小姑娘愣，从来不说“谁”，而说“哪个”，带着些许四川音，声音往上扬像唱歌似的。这清脆的声音令余志成感到百爪挠心，爱恨交织，对着那扇紧闭的门，余志成心里愤愤不平：“个婊子养的，你肖雪天生对帅哥有免疫力呀？”

门打开，一见到余志成那张帅到不行的脸，肖雪就本能地想“砰”一声关上门，余志成及其死党眼疾手快，只见几只穿着脏兮兮运动鞋的脚伸进门框，别住肖雪要关上的门。

肖雪见状，转身走向自己的书桌旁，打开书桌上盖，开始低头整理书桌里面的东西。余志成们走进308宿舍，宿舍里就肖雪一个人。余志成斜靠着肖雪的书桌，站在肖雪旁边，看见肖雪乌黑发亮的齐刘海下面低垂着的长长睫毛，一时之间，余志成竟有些百感交集。

见余志成半天没动静，肖雪带点诧异地扬起脸看了他一眼，余志成回过神来，开始发话：“肖雪，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差火。”这个会引起不少湖北人勃然大怒的评价却并没带来肖雪的过激反应，不过她的眼里也流露出诧异。



余志成继续道：“我追求你这件事吧，发自我的内心，你可以不接受，但也没必要搞得路人皆知吧？现在居然连老许（他们如此称呼大师兄）都知道了。”

肖雪继续整理书桌：“那能怪谁呢？你自己成天大张旗鼓，疯疯癫癫的。”

余志成道：“那为什么连信里面的内容，老许都知道呢？”

这句话肖雪大为惊讶，“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又一想，有什么不可能的：“还不是你，每次的信都让别人转交，信封还不封口！”

想一想，那些讨人厌的话居然连辅导员也知道了，肖雪真是觉得又羞又怒，不自禁瞪一眼余志成。呸，这个痞子加流氓的脸上倒没有一丝恼火或因求爱信的内容被老师知道后的尴尬表情，他才不在乎呢！看来这家伙并不真是兴师问罪，而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来找人消化呢！

肖雪觉得气愤难当，哪有这么无聊的人。“余志成，你真是无聊！我才不会拿你的破信去宣扬，实话告诉你，写这种信的人不止你一个，你也不是最优秀的，我凭什么拿你去宣扬？炫耀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去炫耀的？”

石破天惊，一句话令余志成脸上吊儿郎当的神情荡然无存。他身后还跟着一帮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弟兄啊！余拐子今天这面子踏得！再看看他身后的那帮兄弟，惊诧莫名那是肯定的，但一个个神情各异，鬼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愣了几秒钟，余志成恨恨地道：“好，好，好，肖雪！我服了你，我真的服了你！”

肖雪的大学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些经历了“黑色七月”的洗礼，有幸没有被挤落入水，来到那“六十分万岁，六十一分是浪费”的“理想王国”的“天之骄子”们，重重压力之下获得解放，谁都觉得应该慰藉，犒劳自己。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爱情的滋润。

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所以也有出于现实的考虑而选择走到一起的情侣。尤其一些来自边远地区又有几分姿色的女生，更是目标明确——为自己寻找留在大都市的“通行证”。



在师大的肖雪的几位女同乡，个个眉清目秀，水灵粉嫩，令师生们不禁感叹：“恩施那地方还真是出美女，个个皮肤那么好。”在肖雪的家乡，称赞女孩子的皮肤好，叫作“水色好”。由此证明，女孩儿都是水做的。好山好水才出好女子。肖雪的那几位女同乡，自然是个个觅得佳偶，有望留在省城大都市。

像肖雪那样美得像妖精似的，追求者又众多，但临近毕业了，也未跟任何人出双入对过，真让人有些捉摸不透是何原因。有那吃不到葡萄的男生，甚至开始在肖雪面前阴阳怪气地唱：“我的家乡并不美……”

在肖雪的家乡，湖北西南部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肖家在当地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肖雪的爷爷是在当地地方志上有记录的大地主。

家族的历史是否有据可查，小姑娘肖雪没兴趣去考证，她有点儿印象的是，那一年陪着她那年近六十却风韵犹存，且兀自有着某种气度的姑母在恩施飞机场候机，姑母指着外面那宽阔的停机坪，悄悄对肖雪说：“这里是当年你爷爷的黄豆地。”

中学时代的肖雪感到疑惑的是，当地有些上了年岁的老人见到伯父、姑母，还会情不自禁地叫“少爷”、“小姐”，神情又谦恭又亲热，念叨起爷爷时，那些老人叫他“肖大善人”。大地主不是应该被劳动人民仇恨的吗？中学生肖雪曾经提出过自己的疑问，有一次爸爸说了一句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始有恒心”。结果遭到了妈妈的训斥：“刚过了两天好日子，就得意忘形了。你这个改造不好的地主儿子。”

在肖雪看来，她的伯父、父亲、叔叔、姑母这些地主家的少爷小姐，个个文质彬彬，谦逊有礼，对下辈慈爱有加，为什么还要改造呢？

肖家历代儿子多，女儿少，“物以稀为贵”，肖家的女儿历来比男孩子要金贵。肖雪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了六个哥哥，伯父家、叔叔家和肖雪父亲家，平均分配，各家两个儿子，到了70年代才添了这么一位千金。

在肖雪的成长过程中，已离那个疯狂的要置地主阶级于死地的年代渐行渐远。肖雪的伯父、父亲一辈心情渐渐放松、舒畅，肖雪自然成为那个大家庭中被捧在手心呵护的小公主。哥哥们送小妹妹一雅号：“一等公民”。长辈们看着这个继承了肖家优良基因的白雪粉嫩的小姑娘，满是慈爱：“六



个儿子一枝花。”喝盖碗茶，梳一丝不乱油光水滑西装头，大少爷习气最浓的伯父笑咪咪地说：“我们妹妹以后出嫁，不坐什么小汽车，我们要乘八抬大花轿抬进门去。”听听，这流淌进了血液中的东西，哪是一时半会儿改造得了的。

伯父一大爱好是对下辈们口述家族历史，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肖家的祖先追根溯源，居然是明朝燕王朱棣。伯父的讲述有凭有据，令人信以为真。

肖雪那位后来混迹到南京，成为江浙一带有名的地产商的二哥，当年被他的班主任老师评价为：“谁说没有天才？我们班的肖帆就是天才，只是这天才不读书。”这位“不读书的天才”在学生时代每次填写表格，遇到“民族”一栏，总是狂妄宣称：“什么苗族汉族，老子是皇族。”幸亏这皇族不读书，否则追溯上去，得填“放牛一族”，甚至“讨饭一族”。

伯父津津乐道的还有：“我肖家姑娘不多，但每代都会出一两个能干有出息的。”据说祖上出了一位“求姑娘”。当时肖家几代没有女儿，祖宗们去了庙里虔诚烧香拜佛，终于求得一姑娘，遂取名“求姑娘”。这求姑娘老祖宗聪明伶俐，嫁得一好夫婿，最后成为三品诰命夫人。

侃完家族古代史、近代史，伯父尤觉不过瘾，还会侃侃家族当代史：“你们的姑母也是了不起的巾帼，我们肖家的子孙都要尊重姑母，记得姑母姑父的恩德。”

肖雪隐隐约约知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地主儿子们统统被扫地出门，一班幼小的地主孙子得姑母的庇护方保存性命，茁壮成长。姑母家一度吃饭的人达十多口。姑母这地主家的小姐，在那个年代何以有如此神通？全仗着那相貌堂堂，憨厚又威严的姑父的军官身份。

姑母姑父在肖家享有至高的尊重，但每次听到溢美之词时，姑母也总会摆摆手，自谦地说：“我算什么呀？你们的大姑母才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据说这位大姑母年轻时美丽标致，冰雪聪明。大姑父也是行伍出身，系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全国解放前夕，夫妻俩双双失踪。用伯父的话说，不知是去了台湾，还是莫名其妙死了，留下一对子女在武汉。后来那兄妹俩被姑母带回恩施收养，与姑母姑父以母子父子相称。

肖雪和哥哥们从未见过爷爷，也从未见过大姑父大姑母。据说那曾有着良田万顷的大地主爷爷是在历史书上所记载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



死前手里还捏着一张粮票。

对这些亲人的离世，小姑娘肖雪没有像父辈们那样唏嘘历史，在她心里只是觉得，如果这些亲人长辈没有过世，也一定会像父母伯父等人一样疼自己爱自己的，听说他们可都是有修养、慈爱的人呢！她心里只是遗憾世上少了几个疼她宠她的亲人。

唉，女人对于宠爱的贪恋，从来都不会觉得多！